



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“诣校书部”辨

张宗品

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载：“显宗甚奇之，召诣校书部，除兰台令史……迁为郎，典校秘书”（《后汉书》卷四〇上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1334页）。“诣校书部”，《后汉书》中仅此一见，检诸典籍，我们发现此四字尚有两种异文。

一为“诣校书”。唐《初学记》卷二一“文部”引《东观汉记》曰：“班固征诣校书，除兰台令史，迁为郎，典校秘书”（《初学记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504页）。此外亦有《史通》卷一二、《太平御览》卷四八四。据《后汉书》文例，“校书”是“校书郎”的省称，如卷三七《丁鸿传》（第1264页）、卷八〇上《刘珍传》（第2617页）等。另一种异文正作“诣校书郎”，如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（第1571页）、《太平御览》卷五一五、《玉海》卷四六等。“校书郎”，班固之前即有此职，职领校书，官为郎（《通典》卷二六，北京，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，第155页下）。按照汉代法令，令史任用需诣职守官考核。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·史律》即载“史、祝、卜”经考核才能作“县令史”，再作“尚书卒史”（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80—81页）。班固虽受召述作，但由于此前无官，应先拜谒职守官再除令史。《班固传》所载正是任职升迁的一般程序：拜谒执掌官，除令史，修史后迁为郎，典校秘书。班固《汉书·序传》也自称“永平中为郎，典校秘书”，可见其校书在为郎之后（《汉书》卷一〇〇上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4225页）。东汉杨终、蔡邕、马融等亦先拜为郎（马融为郎中）后始“典校秘书”，没有受召即“诣校书部”的特例。

《东观汉记》是东汉唯一的官修正史，是《后汉书》最重要的参考文献。为避免与下文重复而省“校书郎”为“校书”与全书体例相合，拜谒郎官后任兰台令史也是当时的任职程序。故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“诣校书部”应为“诣校书”之讹，唐宋类书尚不误。或后人批注阑入正文，遂有“诣校书部”与“诣校书郎”两种异文。《唐六典》卷一〇、《职官分纪》卷一六、《东汉会要》卷一二等以为东汉有“校书部”，皆就《班固传》误文为说，不可信据。

〔作者张宗品，1979年生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〕

收稿日期：2013年5月20日

